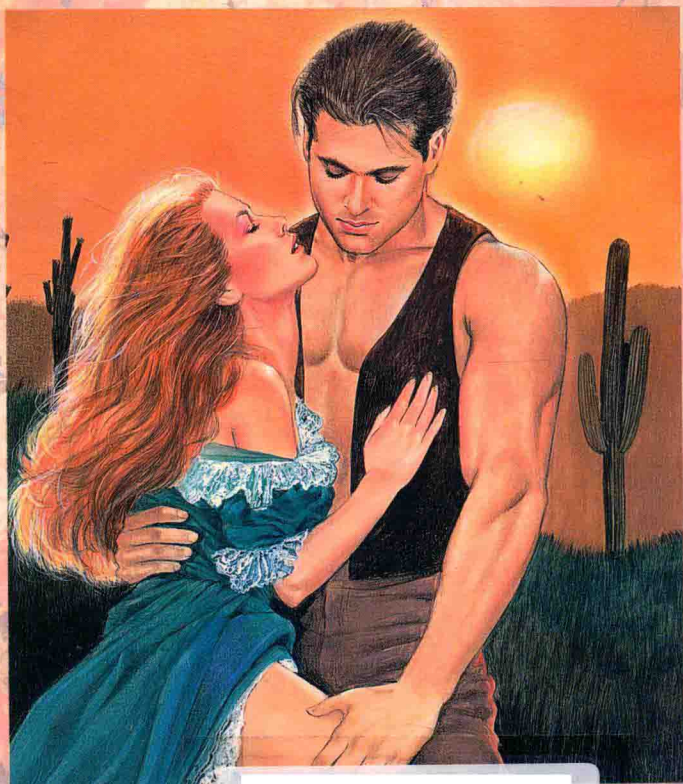


曠野追情

姬兒・葛瑞哥利◎原著

默笛◎譯



When T [redacted] ons
by Jill Gregory



浪漫經典 474



林白出

中華

• 浪漫經典 474 •

曠野追情

When The Heart Beckons

原著者：Till Grenow

姬兒 葛瑞哥利

譯者：默 笛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474

曠野追情

When The Heart Beckon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7・7月

原 著：Jill Gregory

譯 者：默 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陳國忠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段1號3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六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393-0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 474 •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曠野追情

When The Heart Beckons

原著者 Jill Gregory

攝白・哲理哥利

譯者：默笛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When The Heart Beckons

by Jill Gregory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5 by Jill Gregory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 Inc.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7,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474

曠野追情

When The Heart Beckons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7・7月

原 著：Jill Gregory

譯 者：默 笛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陳國忠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1號3F

定價：新台幣200元

初版：八十六年七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393-0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莊柏林律師・

蕭雄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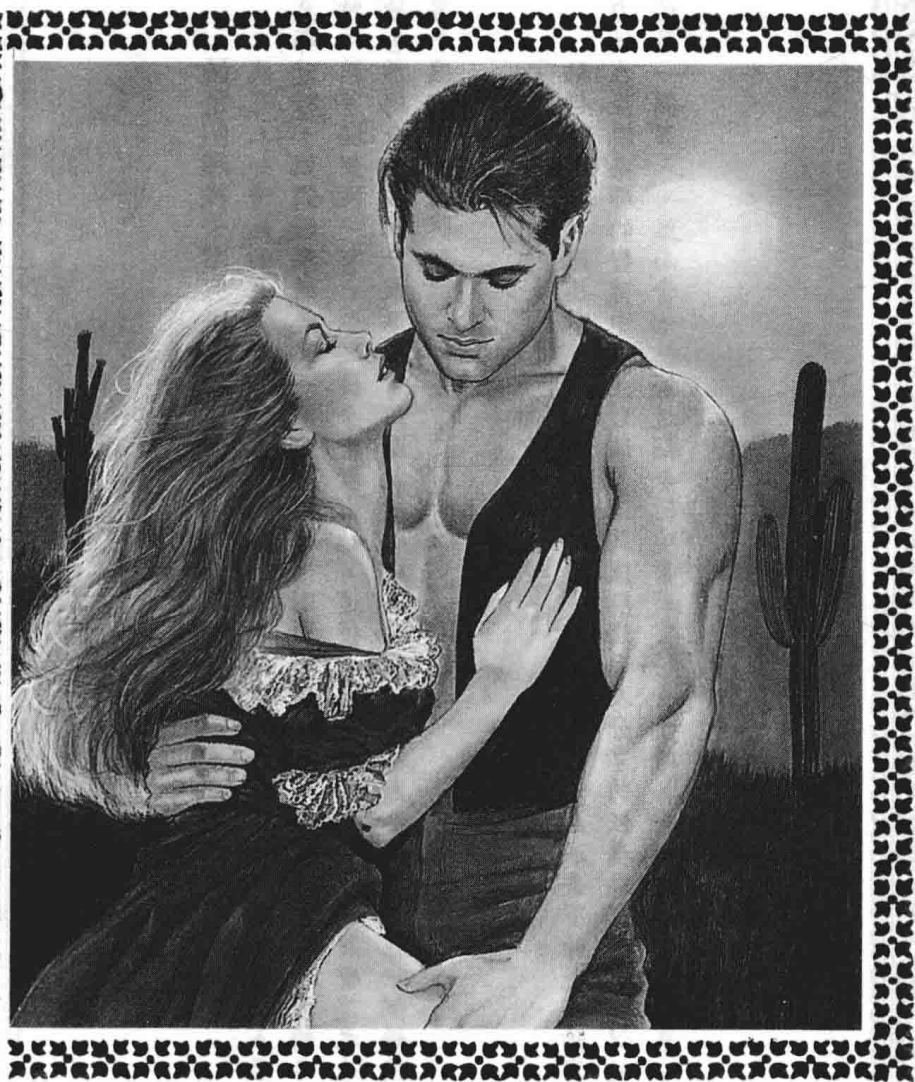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她是個尋找失蹤男子的私家偵探……

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實身分，尤其是施駱伊。她尾隨著這個冷漠的槍手進入亞歷桑那荒野。他們追蹤的是同一個人，但性情剛烈的藍安娜卻決意先找到摯愛的麥瑞特。接著駱伊從一幫亡命之徒手中救出她，迫使兩人必須相攜橫越這片蠻荒之地。她告訴他自己在找尋未婚夫。但是就連心中瑞特的記憶也無法抑遏她在一個錯誤的男子懷裡感受的脫韁熱情……

亡命天涯的槍手救了她一命之後……

駱伊沒有時間跟固執、惱人又美麗的藍安娜窮耗。但他無法丟下她毫無防禦能力地在亞歷桑那的蠻荒中自生自滅。他胸懷無法與人分享的任務與秘密，何況她屬於另一個男人。然而當他擁著這個令他魂縈夢繫的女子時，一切後果皆被遺忘……



序幕

悶熱的南方暑氣中顫動著怪異的氣氛。

駝背小販駕著馬車經過里奇蒙市郊，此處山巒起伏，山坡上紫羅蘭叢生，他突然覺得皮膚上有刺痛感。小販名叫班喬納，這條綠蔭濃濃的美麗道路他已經走過無數次了，但是今天空氣中卻有某種東西，好似飄懸在鐵杉葉間、在青蔥的綠草與藍色山梗間低語，讓他難以吞嚥，眼神不安地轉頭探看。那是悲傷，失落。這令人心碎的悲傷使他魁梧的前臂陣陣刺痛。喬納緊張兮兮的咳嗽，那雙黯淡的藍色眼睛，瞥向樹林後一幢破落、白色石柱聳立的大宅。

不知道是什麼在傾頹的石頭門廊那兒移動，他的心跳漏了一拍。影子嗎？他驚訝地想：不，是個女人！是個秀髮如流瀉水晶的纖細女子，她身上色澤模糊難辨的禮服輕輕飄蕩。不對，不對，那只是個影子罷了，喬納很清楚那只是日光玩的把戲。他眨眨眼睛又凝視一次，但那美麗的倩影已然消逝無蹤，只留下耀眼眩目的陽光。

小販告訴自己：是你的想像力作祟。他隨之扯動韁繩前進，城裡還有生意要作。不能浪費時間想像什麼幽靈鬼怪飛過林間或是藏匿在廢棄的宅院間。他有許多雜貨等著要賣，而且路程也很遠。他會先橫越南方，然後到廣袤蠻荒的大西部。有工作要做、得吃飯，當然還要好好賺他一筆。

轉了個彎小販就消失無蹤了。達達的馬蹄聲漸行漸遠，最後終於聽不見了，山丘邊飄蕩著暖的蜂蜜香氣也和著古老的旋律與聲音嗡嗡地回響。

藍莎娜輕點腳趾，凝視著班喬納剛剛走過的小徑。

接著她慢慢飄過門廊階梯，轉到大宅後，繼續飄過雜草叢生的草地，飄向哨兵一般聳立在潺湲溪流旁的紅杉木。這裡會是她真心摯愛的地方，過去幾年她曾在此處思考、祈禱。

胸針在哪裡呢？莎娜無助地掃視四方，尋求指引。她不是在里奇蒙弄丟的，而是在聖路易，就是火災那天。但是……她卻覺得它就在附近。

她的動作猶如綠葉間優雅的火燄，輕盈、敏捷猶如仙子的翅膀。她的間諜生涯早已結束，而那個身為人類的她也已成為一段逝去的記憶。如今她只是一縷幽魂，然而由於心中還存在著未完成的遺願，強烈的急切之情使她無形的身軀經過時還是造成樹葉沙沙作響。

算算她去世也已經一年，女兒現在十歲了。她注視著安娜出生的房子，而她——莎娜，在這幢屋子裡度過戰爭歲月，也在此籌劃擔任北方聯邦間諜時的所有任務，當她的靈魂在宅子四周飄蕩時，自己曾經作過以及被迫去做的一切——無論好壞——全都湧現腦海。

她低下頭。當她再次抬頭時人已不在里奇蒙，而是在千里之遙的另一個地方。

聖路易，如今這兒是安娜的家了。

嬌蒂，嬌蒂，我的小女兒快樂嗎？她默默詢問姨媽，此時阿姨正打開廚房門，走出那幢三層樓的磚造大宅，豐滿的手臂下有個購物籃。

嬌蒂抬頭，當她的目光四處搜尋時，帶著酒窩的臉上有種怪異的尖銳表情，她聳聳圓潤的肩膀逕自走下階梯。

莎娜風一般掃進宅子裡，在寬敞的房間之間穿梭飄蕩，滑過掛在核桃木牆壁上的金框畫作。她由花紋細緻複雜的天花板上經過，越過富麗堂皇的水晶吊燈。她看見大宅的美與華麗，但是卻能感受到輝煌之下的悲劇與憂傷。她不禁恐懼地想著，這幢大宅黑暗的歷史會對女兒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安娜。安娜呢？

她聽見笑聲，然後她在花園裡看見她的小女兒，她有一頭肉桂色的頭髮，跟一個稍微大一些——也許是十二或十三歲的男孩在花園、噴泉間玩捉迷藏。他們在花園裡跑來跑去、嬉笑、尖叫，然後安娜回頭張望，也許是因為明明沒有人卻感到有人輕撫她的臉頰而迷惑，她突然被一塊鬆動的石頭絆了一下，撞下一隻大理石貓。石像跌下基座，貓頭也跌碎了。

莎娜飄到榆樹下看著一個男人推門而出，怒瞪著兩個臉上寫滿愧疚站在花叢間的孩子。

「瑞特，如果你真的這麼閒，就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時間，別在這裡吵鬧又打破珍貴的雕像，我是一定能夠找到一件更有意義的事情轉移你的注意力的。你的書都看完了嗎？」

「先生，今天該做的事都做完了。」

「那就進來坐在圖書室裡，等我有空就去幫你複習。我可不要你像個野孩子到處跑。」

「但是，先生。」安娜的小臉孔紅得像罌粟花，緊張的扭動小手向前踏出一步。她以尖細的聲音說：「該怪我——」

男孩推開她，立刻向前擋在她與門口這個一臉怒容的高大黑髮男子間。「父親，我很抱歉打破了石雕。」瑞特如此宣稱。「安娜一點都不想在花園裡玩——她想走到公園，不過我堅持要在這裡玩。」

「下次你最好用點腦筋、小心一點。」男人怒叱。「孩子，動作快，我可沒時間一天到晚站在太陽底下閒扯。我有許多工作要做，你在圖書室裡想一想，應該怎麼做才是符合你這種地位、家世的孩子該有的紳士行徑。麥瑞特，如果你想在這個世界佔有一席之地、守住我為你打造的這片江山，你就得好好利用時間，不要把時間都浪費在愚蠢的遊戲跟粗魯的行爲上。」

莎娜看見小女兒擔憂地看了男孩一眼，眼中的焦慮並不少於愛慕。

她憤怒的低聲說：「瑞特，可是這是我主意啊！你不應該是那個接受處罰的人。」

「安靜。」他拉拉她的辮子緩和了命令的語氣，然後再對她一笑，滿意的揮揮手便走向生氣的父親。

他們一起消失於那座豪華、寂靜的大宅裡，只剩安娜一個人孤單地站在陽光下。

她蹲下來把大理石碎片收攏在裙子裡，然後突然直起身子，所有的碎片再次掉落在地上了。

「誰在那裡？」小女孩遲疑的四處張望。她的神情寧靜、機警。「我知道有人在這裡。」

莎娜想伸手摸摸她。「我的寶貝女兒！」她的心無聲的哭泣，但是當安娜站得猶如雕像地凝視與傾聽時，莎娜覺得自己被拉向花園西邊的馬廄，離這個被拋下的驚愕小女孩愈來愈遠。

馬廄。莎娜來到這幢長長的建築前，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覺爬上來。嚇人的影像在她身邊翻轉纏繞，她只能凝望它。時光奔馳、混雜，就像瓶子裡呼呼翻轉的細沙。過去……或者是未來……

這兒發生過一件邪惡的事……那是個邪惡的男人……最後引發了甚至更邪惡的事。

會牽連到安娜。

這個冰冷的認知隨著向晚的微風襲來，陽光突然消失無蹤，樹木晃動，而灰色的雨也傾盆而下。

然後她又開始飄蕩、飛翔，她的靈魂被這陣吹走春日的風捲走了，她來到山間的礁石上，這是個充滿野性美的地方，馬兒自由的漫步。她俯視下方，看到山谷間有個男孩——不，那是個魁梧的青年——他正在一條小溪旁工作。他是在蓋小木屋，完全沒有注意到細雨已經落下。

胸針……

莎娜搜尋著高聳的山巒，北、南、東、西，山艾樹沿著山坡而下，遠處的雷聲在這山區回響。她來這兒是爲了尋找胸針，那只奈德送的結婚禮物，而且應該交給安娜的胸針。胸針重回女兒手中她才能安息。但她的搜尋竟將她帶到這個山巒起伏的地方，來到這個在下方建造木屋的年輕人身邊。

她俯首看著他，突然一陣顫抖。

他穿著黑色襯衫、褲子與長靴子，外加灰色皮背心及一條有銀飾的腰帶。腰際的皮套裡還有兩把槍。

他在脖子上鬆鬆地綁了藍色領巾。他很高、英俊且強壯，莎娜注意到他有一頭長及衣領的黑髮、老鷹般的五官，瘦削而安詳的臉上可以清楚看見長長的黑睫毛。但是一種冷冽的空洞卻由他的心靈深處向外擴散。她立刻知道他是個迷失的人。他的靈魂就跟圍繞在身邊的山巒一樣堅硬、

無情，她不瞭解自己的搜尋爲什麼會將她引領到他身邊、來到這個蠻荒卻瀰漫著松香的地方。

莎娜。時間到了。現在就回到我身邊。

奈德的靈魂在呼喊她，她也像往常一樣回到了他的身邊。然而當她把雨水、雷聲與這永恆的山巒拋在身後，飛過百年老松與雲杉上方稀薄的空氣時，一種不安的感受依舊折磨著她的靈魂，而她也知道一件事。

安娜尚未完全脫離惡魔的威脅，除非那只胸針回歸它該在的地方，否則她永遠無法得到安全……那就是回到安娜手中、回到它合法的主人手中，與正確的地方……

而這個英俊的年輕人將會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

山谷中的黑髮牛仔才剛把斧頭舉過頭，卻突然停住不動了。他放下斧頭轉過身。那是女人在啜泣嗎？他伸手抹掉眼睛上的雨水，遠眺似乎是聲音來處的灰色山頭。

不，怎麼會有女人來到這樣蠻荒的莫西戈山區（譯註：Mogollons在新墨西哥州境）呢？那只不過是風聲與雨聲玩的把戲。

他聳聳肩回頭繼續工作，不再理睬細雨或是聽來怪異的風聲，風聲聽來哀感，有種令人同情的失落感。他孑然一身，而這正符合他的願望——只有自己的思緒、記憶與苦澀相伴，當然還有父親醜陋的秘密。

這兒沒有女人、沒有啜泣——只有粗糲、寂寞的亞利桑那狂風呼嘯地吹，從山緣吹掠而下。女人。他自嘲地笑笑，再次舉起斧頭，告訴自己：他命中注定不能與女人——任何女人——

分享這個山谷、這座木屋，或是這樣的生活。他太難纏、太無情，而他的固執與驕傲只會讓女人長期生活在悲慘之中。是的，他還是極爲渴望能夠心有所屬，渴望能夠每天回到某個人的身邊。然而那卻是不可能的事。他注定要浪跡天涯，註定是個受雇於人的槍手，也注定這輩子除了生存本能，再無法與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有關聯了。

這座小屋是唯一可以勉強稱爲家的地方。他已經永遠離開真正的家了。但是有時候他厭倦了騎馬追蹤以及屠殺，渴望逃離自己的名字、名聲與敵人，甚或暫時休息時，它總是會在這兒等著他。隱蔽、寧靜且祥和。

他停下來傾聽。沒有了。方才模糊的啜泣聲已不再。

女人，在這裡、這個灌木叢裡。這想法太瘋狂了！

雨停了，馬兒在草地那邊嘶叫。他推開椎心刺骨的寂寞，專心建一幢堅固的木屋。他告訴自己：我很滿足、非常滿足。獨居於這個充滿野性美，並且與世隔絕的山谷裡能讓他享有平靜。

「去啊——做啊。」藍安娜看著窗外夜幕漸漸低垂的街道，默默敦促自己。「不要再多想了——大方走進去問他就是了。」

然而她還是猶豫不決。她在孫氏偵探社工作，現在她就在辦公室內纖塵不染的櫻桃木書桌旁徘徊，石蠟油燈琥珀色的光芒在她的臉上投下金色的光影。安娜怕失敗，這種恐懼像支老虎鉗緊緊揪著她的心，那張因為表情鮮活而常被男人讚為頗具姿色的臉如今卻蒙上了疑慮。安娜修長的手指不自覺地撫弄著棕色嘜嘰毛裙，眼神專注地盯著上司緊閉的門扉。城市的擾攘聲在這幢三層樓建築物外嗡嗡作響，有隻狗在街道的某處驕傲地吠叫。亂中有序的辦公室裡，壁爐架上的黃銅時鐘滴答響著，安娜的心中卻在天人交戰。

懦夫。去做就是了。安娜決定執行的信念漸漸加強，那雙灰綠色的眼眸亦隨之漸漸加深。她不是那種面對必須做的事會猶豫不決的人，無論她是否真心喜歡都不會，但是因為這件事茲事體大，所以她難以放手去做。她打算去問孫艾維先生一個攸關人生的重大問題。如果她無法說動他，讓他吐出「好」的話……

妳不會失敗。

她抬頭挺胸，用輕快的腳步走過辦公室地板上的花地毯，走向他的私人辦公室。